

從晉北到故都

晉北風光坑上天地

山西陽高也是京綏路的一處站頭，比大同更偏東北，氣候更冷。三月初旬的天氣，還是朔風貶骨，我身上祇穿一件皮襖。冷得牙關都在打戰了。下車後，僱了一乘騾車，一逕到了趙家。

趙志成和他太太不知道我們那天來，正在盼望。聽說朱院長太太和一位新請的女教員到了，便一同迎出來，把我們請進屋裏坐。我略一觀看：趙家的排場不大，上屋祇有三間，當中客堂沒有炕。東屋寢室，西屋就是火房，這兩間都有炕。炕都是靠窗的，幾乎佔去半間屋子。炕上當中，放一張矮矮的攔几，靠壁則放一矮櫃。北首壁前，放着大櫃，是同房頂一樣高的。堂屋沒有什麼佈置，却有三口大缸，蓋着蓋子，裏邊不知裝的是什麼。

一般人寫字、談天，都在炕上盤膝而坐。炕下有生火的地方，煙從坑中盤旋進入一煙鹵而去。鋪蓋白天捲起，晚上鋪開。睡時，頭一律朝外，腳則對窗子。

火房亦即廚房很乾爭，灶就連在炕頭上，家家燒生煤，拉風箱發火，構造良好，室內聞不到煤味。窗是紙糊的，中間有一塊玻璃，以通光線。

可以說我到了陽高，纔真正算是接觸到了晉北人的生活。以前在鄭家，我的起居還保存南方的習慣，至此，更領略到山西民風的淳厚。趙家夫婦的熱忱款待不用說，就是和他們同住一院的女人孩子們，對我們這兩個外地人，祇有羨慕的表情，沒有歧視的神色。

賓主數人，分東西盤腿而坐，趙先生看了他表妹的信以後說：

「多虧朱院長和太太的援助，褚小姐的處境是很危險的。這個惡棍，他如敢來找我，我就到北京去告他，看他這司令還當得成當不成？地方紳士早已恨得他牙癢癢了。」

我看出此人很富正義感，思想前進，是個有朝氣的中年人。他說：

「不過陽高是苦地，女學校還沒有建立規模。明天，我們先去見了縣長，把事情說定了，再約幾位有力量的人物和褚小姐見面。朱太太是不是要去看看縣長太太？聽說她也是浙江人。」

正說着，趙太太拿一張紅帖子進來說道：「縣長和他太太，打聽得我們家來了稀客，明天中午請到縣長公館便飯。」

我一看帖上寫的是：

朱院長夫人、褚校長、趙太太、梁太太、紀太太。

我們這幾個被請的人，都寫了「敬陪」字樣，交給來人去了。

可是，我的腿却受不了了，又酸又麻，並且那坑下一陣陣的熱氣，沖得我頭也有點昏了。我說：

「可不可以坐到那邊椅子上去？」

趙太太笑道：「你們南邊人坐不慣炕的，我也糊塗了，可是地下很涼。」

「不要緊。」我說着下炕，這纔覺得舒服一點。

當我們知道趙太太要把自己的房讓我們住，她們將暫時搬去火房的時候，我說：

「這萬萬使不得，我們住火房好了。」

「你們是上賓，讓房是待上賓之禮。」趙太太堅持。

於是朱伯母回答：「那就恭敬不如從命吧。」

接着我便請求趙太太可不可以晚上不要再燒炕，因我們睡不慣熱炕。

結果，我和朱伯母兩人，就在這主人認爲太冷的炕上，已經被烤得喉痛舌乾，一夜不能合眼了，真不知晉北人怎麼會不怕烤？也許是從小烤大來，習慣成自然了吧？

他鄉遇故義結金蘭

縣長家的菜，一式南邊口味，烹調很好。縣長姓徐，山西汾陽人，太太浙江永康人，和朱伯母雖是初見，大家用杭州話談天，一會兒就顯得親熱起來了。

那天，紀太太在鄉下，梁太太在太原，都沒有來，祇有趙太太和我們同去，主客四人坐得相當舒服，

趙太太不多說話，我初到陌生地方，也不願多開口，因此席間祇有徐、朱兩太太一賓一主的談笑聲。

縣長進來，祇對我說了幾句客套話，並把委令送達後就出去，他並不和我們同桌，外面另有一桌男客，是趙志成、梁潤甫、紀守光等幾位紳士，我們知道這裏的男女界限很嚴，入鄉必須問俗。

可以說，我這些年在社會上飽受磨折，鬢年時代的豪情勝概，早已收斂起來。在年齡上雖還不滿十八歲，却已深明世故，成爲一個老成的少女了。現在對於初見面的縣長太太，我的態度尤其顯得拘謹，有問必答，否則，我也決不開口說話。但主人的談鋒甚健，聽說我曾到過永康，益發高興起來，她說：「我家姓吳，是吳絳雪祖姑婆的裔孫女。」問我有沒有聽說過吳絳雪的事？

我回答：「曾去吳絳雪的祠堂參拜過。也看到了『桃谿雪』的傳奇劇本，使人非常感動。可惜那時候沒有照相流傳，不知這位絕代佳人的真面目究竟什麼樣子？」

「豈但是絕世佳人，還是個烈女呢！」徐太太慢慢地說出那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來。她說：

「清代初年吳絳雪的父親，以舉人分發擔任了杭州府的教諭。（清制，地方官對本籍必須迴避。獨教諭則不避本籍。）吳教諭沒有兒子，便把一肚子學問完全傳給了女兒。這女兒長到十六七歲時，就出落得才貌超羣。遠近慕名而來求親的，真是戶限爲穿。但是她父親什麼人也不給，偏偏看中了個窮書生，說他是才高八斗，異日科名，一定出人頭地。可奈書生命薄，娶妻不久，就一病身亡了。吳絳雪青年守寡，帶着個小女兒苦苦度日，已經够可憐了，誰知她的美色，竟被某悍將所垂涎，公然率衆攻打永康城，威嚇

說：『如不送吳絳雪出城，城破之日，必然鷄犬不留。』此時全國各地，盜匪繼起，官兵無力救援。於是闔城父老，祇好來向吳絳雪求告，以救百姓爲重，勸她答應。她躊躇一陣後，便毅然應允。坐上某悍將派來的花轎，出城而去。到了距城四十里的地方，山勢很陡，左靠青篁，右臨絕壑，是一處名叫桃花谿的所在。她說：『口渴得難受，想喝點茶水。』衆兵士不敢怠慢，便停轎去村中取水。吳絳雪乘人不備，翻身躍入谷中，立刻粉身碎骨了。兵士報知悍將，悍將亦爲感動，嘆息而去。永康士紳，旣感吳絳雪捐軀救難之恩，更服其捨身全節的勇毅之風，遂立祠祭祀，以表感念。」

徐太太說畢，喝了口酒，望着我嘆道：

「在這認錢不認人的世界，你褚小姐居然能够不慕虛榮，以機智自保貞潔，雖與吳絳雪的情形不同，但那一份貞烈的氣節却是一樣的。」她停杯不語了許久，忽然向我建議道：「我比你癡長十年，你如不嫌我是個俗物的話，我和你認個姊妹如何？」

朱伯母見我尚在考慮，便推我道：

「快叫姊姊！」

於是傳令置備紅燭，鋪上拜墊，居然義結金蘭了。從此我尊她爲大姊，她則呼我爲小妹。

關於鄭鬚逼婚的事，我本請朱伯母不要告訴徐太太的，這種事有什麼好說的，可能讓人笑話。但朱伯母意思，陽高尚在山西境內，鄭鬚知道了，可能用壓力來向縣長要人。不如先把經過對他太太說了，好讓

他們心理上有個準備。所以朱伯母把經過對徐太太說了，徐太太才誇獎我有志氣，而和我拜起姊妹來。徐太太說：她在這裏也非常寂寞，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，一個兒子又遠在北京讀書。因此，我來了，她很高興，知道以後是可以有個伴了。

建校北寺菩薩為伴

第二天，朱伯母回大同，我就搬進學校去。

這地方本是一所廟宇，名叫北寺，在陽高那樣的小縣，北寺算是所首屈一指的公共建築物了。把它作為縣立女學的校舍，不能不說是一件相當隆重的舉措。

大門裏面，是個院子，一旁有大小兩間屋還不曾佈置起來。門旁小屋，掛着傳達室的牌子，一個老校工在裏邊住着。全校祇有一間教室，倒有好幾十個學生，都不知是什麼程度。但見一位六、七十歲的老先生，坐在那裏，把戒尺拍得鎮天響，喊道：

「讀！」

於是學生們一齊熱熱鬧鬧地讀起書來，使人想起：「一陣烏鴉噪晚風，諸徒齊趁好喉嚨。」的私塾情景。

這那像是一個學校？我心裏想。

陪我同來的趙志成先生也說：

「這學校要好好整頓。」

再進去有一個更大的院子，迎面一間很大的大殿，裏邊供着釋迦牟尼等三尊金身大佛，兩旁鐘鼓俱全，供桌上香烟嫋嫋，大約剛有人來燒過香的，幸而還沒有和尚尼姑或佛婆之類。

大殿兩旁各有一座偏院，大約是以前和尚們的靜室，如今空着。火房很大，有一座大灶，也是燒煤的。一個老女人在那兒拉風箱、做飯。

我見每一間屋子的炕都是靠窗的，我住不慣，祇有一間的炕在裏半間，靠窗處可放桌椅。我乃擇定了這間，把帶來的行李展開。

還不曾弄好，人報梁先生、紀先生來訪。

趙先生早已對我說過：紀先生在日本留學，是老同盟會人物，思想極新，時任省參議會參議員。梁先生任山西文獻館長，這次回家省親，不久又要到太原去了。因此，我以為必須趁他們在陽高的時候，能夠助我一臂，把建校的工作打好基礎。我雖在此不過半年，但既經擔任了校長名義，假使一事不辦，又如何對得起介紹人？他們今天正好湊在一起，真是機不可失。我便開言道：「我初到此地情形不熟，而且本身學問經驗都不足。想組織一個董事會，請各位擔任董事，隨時給我指導。」

「這是縣立的，設董事會似乎不大好，況且我們都不常在此地，還請志成兄就近給你協助吧。」紀守

光的意見如此。

「名不正則言不順，名義還是要的。如嫌董事會不妥，換個別的名稱也無所謂。」我不放鬆。

「這樣吧，請你擬一個計劃，關於人事、經費，諸凡應與應革之處，你都詳細寫了，由我們去和縣長商量就是。」梁先生作了結論。

患難閨友一時俱來

紀、梁兩人去後。趙沒有走，大約有事和我相談。他陪我進入後院，摸出一封信來給我看，是孫友梅的筆迹，她寫道：

「老師走後，鄭鬍子來學校大發脾氣，怪高校長何以不把老師留住。」他說：「俺何必花錢買氣受，學校不辦了。高校長革職留任，着他限期通知學生家屬來校洽領返里。並結束各項業務後，纔許離開。」

「我和另外兩位同學，誓死不願回家，求表兄給我們作主。……」

我忽然想到，陽高女學，正缺少教員，何不把她們一併請來，作個臂助呢？想畢，便把此意告知趙志成。

趙說：「那我不得了包辦了嗎？」

「你如避嫌，此事可由我出面，先去徵求縣長同意後，立刻請你去大同接人。但爲減少麻煩計，暫時

不必在雲岡女學公開我的行止。自然鄭鬚子也總會知道。希望拖到暑假以後，我就已經離開山西，可以不怕他了。不過你說那位教育科長形同虛設，看他永不過問學校的事，大約真是個無能之輩。但公事總要經他轉，似乎好一點。」

趙志成笑道：「你很老練。」

「不是老練，而是碰的釘子多了。」

兩天後，我的建校計劃，和請教員的事一切「如擬」。

孫友梅和陳如珍、李晉英三人來到校中後，陳、李兩人又哭又笑道：「老師！原來你在這裏，想得我們好苦！」

「爲不願連累你們，不能不保持機密啊。」

這陳、李兩人，也和孫友梅相同，爲了婚姻不如意，情願自己出來奮鬥。她們到陽高，纔告訴我的。現在，我和她們四個人，算是同病相憐了。

學校的初步規模，就這樣奠定。趙志成當了常務董事。梁、紀二人都是董事。教育科長姓范，也來過一次，諸事點頭而已。

以前的那位老先生已帶了他的戒尺到別處去了，另請了一位姓張的男職員專管領付經費、登記帳目的事。校長不經手財務，但負監督責任。學生分成兩個教室，三、四年級計二十一人，暫時擠在一座有七個

小的泥菩薩的偏殿中上課。一、二年級三十九人，則在原教室受業。

外院一間大的屋子作了會客室，小的則是會計的辦公室。女學生無故不出大門，男職員永遠不得進二門。每月由我看帳一次，蓋章簽字。因帳簿多少頁是有規定的，誰也不能撕去一張。學校行政，我還是一次主持。諸事小心謹慎，不敢大意。我從小看到母親擔任校長時所遭受的麻煩，引以為鑒。又想到梁先生臨走以前所交代的話，他說：

「你不要以為陽高人都和我們一樣，我們是到過外面的，所以不同。那些知識比較差的人大多數是很刁的，你要當心。山西還有許多單行法：例如地方經費，有一公款局專管。現在的局長姓趙，三年一任。今年正逢改選，你有一票，他會來拉你。這半年的經費，大概不成問題了。」

聽他的口氣，此地的經費一定是很傷腦筋的。但未來事也慮不得那麼遠，我祇按照計劃，努力做下去就是了。

晉人嗜醋每飯不忘

稍為安定一點以後，我寫信告知尤輔良姊一家，說我因大同水土不服，陽高方面有人請我，所以通信地址有了變更。對於方富英姊，則除開報告了遷地工作以外，又托她把北大招生的日期早早通知我，以便赴考。其時，朱伯父已從大同郵局為我取到信件寄來。（怕鄭鬍子知我行踪，不敢通知郵局轉信。）

知道尤家寄娘跌了一交，常常有病，更常常記掛她的舒小姐。至於嘉興方面，新派都贊成我，舊派即罵我爲大逆不道，其實我對於毀譽已無所謂。祇是親骨肉的隔絕，中心免不了悲痛。哥哥視我如路人，我倒還沒有什麼。三姊呢，她從小帶我長大，我知她是愛我的，爲了環境，所以暫時不便和我通信。但我深信，我姊妹必會有重圓的一日，我期待着。

這些困苦的情形，我曾和孫友梅講過。患難之交，必須傾心吐膽。至於義姊徐太太，究竟相知尚淺，除開鄭鬻的事以外，我是不想對她講什麼的。

不過，她待我確是很熱情，每個星期天，總派車來接我去她家吃飯。她最大的快樂，就是和我談她的過去，談永康的種種舊事，鄉愁是人人有的，尤其在此塞外荒寒的山西北部。

她住在縣政府裏面，房子也很簡陋，也是以炕爲生活世界的。因她究竟已嫁了山西人，也祇好嫁雞隨雞了。

我也漸漸學會了盤腿坐。不過她的炕不常燒，還不至於有被烤的感覺。

此外，梁家我也常去，去時總和女同事一路。梁老太太早已寡居，兒媳不在家時，她就一人睡在火房裏，自己料理起居。其實，她不過五十多歲年紀，祇因陽高人早婚，女人都包了小腳，衰老得特別快。常見三十餘歲婦人已拄了拐杖。寒冷的天氣，使女人容易得病。醫藥缺乏，衛生不講，她們的命運是很可悲的。

我在去了幾處人家以後，發現陽高人的貧富差別不太大。一般家庭都祇有三間屋，一切陳設也多大

同小異，收拾得也很乾淨。每家幾乎都有兩、三口大缸，後來我纔知道這是裝醋的，家家能够自己釀醋。她們的飲食方式，倒是值得在此一提：她們不吃飯，也不吃饅頭。吃的是一種叫作莜麵的東西。這莜麵的前身便是莜麥。那是一種耐寒的植物，也不需要灌溉。夏天播種，秋天結實。初看有點像小麥，其實是大不相同的。莜麥成熟後，去殼，加火炒熟，然後磨成粉，其味很香，很像江南人所吃的炒米粉。一般人把它和水搓成條子，放在籠內蒸熟，然後取食。但不能煮，一煮即成漿糊了。陽高人平時不炒菜，一家人的菜餚是一大碗鹽醃的莜藍，（即臺灣的大頭菜，但比較大。）一大盤煮熟的馬鈴薯，辣椒末、葱、醋各一碗，和一籠熱氣騰騰的莜麵條，就是中上人家一人的全部飯菜了。講究的再加一鍋小米稀飯，最窮苦的連莜麵也吃不起，祇有把雜合麵煮成一鍋糊糊，中間加一些馬鈴薯，算是他們的全餐，自然醋還是少不了的。

我初來時，最苦的是飲食。也和同事們吃過莜麵，很香甜可口。吃了一小碗，結果肚子脹得痛起來，原來這莜麵最難消化，吃莜麵必需加醋，我不喜歡醋，於是就吃了大苦。

後經徐家大姊介紹，叫我去拜訪火車站的站長，浙江紹興人伍先生夫婦，建立了鄉誼，然後托他們爲我去北京帶米、帶菜，纔解決了吃的問題。因爲徐家的菜，也經常托他們帶的。陽高祇有菠菜和莜藍，其餘蔬菜，一概缺如。到四月初，還是野無青草，到處是漫漫的黃土。人們想望看到一些青色的東西，就拿來一只瓦盆，在盆中放上一把豌豆，再加上少量的水。於是把盆捧到炕頭上，使牠得點暖氣。過了相當時

期以後，牠就會發芽生長，成爲陽高人家的寵物了。也有不用豌豆而用小麥的，一盆新綠，滿室生春。這是塞外居民惟一的陶情遣興之作。在久居亞熱帶的人聽來，或以爲是天方夜譚。但若是到過關外或西北的人，必然會相信這一事實。

陽高的猪肉既腥且臭，雞肉又老又有怪味，祇有羊肉最嫩，偏我又不吃羊肉，祇好吃雞蛋了。一塊銀元，可以買鮮蛋一百三十枚，吃得叫人膩胃。那時，一般還用制錢。一枚銀圓，要換到一吊多制錢。放在地上，大有用之不盡的感慨。

打倒偶像引起風波

我的月薪規定銀圓三十元，但從未拿過足數。爲了公款局一直嚷沒有錢，每月經費總不能順利領到，跑斷腿，說盡好話，零零碎碎給幾個錢，祇好先把教職員的薪水發出。我自己呢？惟有靠後再說。好在開支省，够吃飯也就算了。

可是，就這樣天天像過年三十似的生活，還不能保持平靜。一天中午，我正在吃飯，忽然一個叫屠秀英的高年級學生哭奔而入，說被一個燒香的男客香了他的臉，還伸手抱了她。

我放下筷子，立刻奔出外院，經屠生指認後，我就叫校工和會計兩人，合力把那壞人扭送公安局，（山西那時的警察機構稱公安局）告他調戲女生。同時我再辦一張呈文送進縣政府，呈明原委，請求出示禁

止閑人撞入女學，以維治安而重風化。後來，此人罰款放出，煌煌告示牌也掛到校門外來。這件事，一部份守舊的老百姓對我大為不滿，揚言萬一因不燒香而得罪了神佛，以至年成不好時，就要歸罪於我了。



民國十三年冬在北平鼓勵本書作者多寫翻案文章的外胡適教授，當時胡適不過三十多歲，但從衣着和外表看去像是五十多歲的老年人。

我想，秋收時，反正我已走了，因此我並不把這些惡罵放在心上。但在另一方面，我是成功的。一般有女兒的家長，說我辦事認真，管理嚴格，都願意把女兒送來上學，學生人數激增，教室容納不下。屢次請求擴充校舍，均因沒有錢而遭擱置。三、四年級教室，本與泥菩薩擠在一起上課，現在已到想擠也已擠不下的地步了，我就上公事要求當局把泥菩薩搬家。徐大姊對我說道：「姊夫意思，這件事你不必動公事，他是不能批的。但他可以幫助你設法除去泥菩薩，另外撥款修教室，不必經過公款

局。」我得到鼓勵，就想去找人來搬菩薩，可是誰也不願意做這件事。說是要遭天打的，結果是縣政府撥了一批犯人來完成了這件工作。

泥菩薩被搬到外面，教室也已修好，陽高的守舊派却對我大肆攻擊了。於是地方人士，立刻分成兩派：凡到過外面的知識分子，一律擁護我，稱我爲勇敢的女青年。舊派則以那個用戒尺拍桌子的老先生爲首，揚言要對我不利，鬧得很厲害。

我已看出陽高人有一特性：陰刁，但胆子不大，祇敢背後咕嚕，却不敢出頭來向我叫陣。

我對於背後之言，祇作不曾聽見，依然我行我素。

他們見嚇不倒我，鬧過一陣，也祇好偃旗息鼓了。

但我已被鬧出了名氣，不僅陽高的新派人支持我，大同、天津、北京，甚至遠在上海，也有人來信給我鼓勵，聲言願爲後盾。其中有一個名叫陸松濤的，文和字都在衆人之上。

這時，正是五四運動剛過去不久，全國各地，都有新、舊勢力的傾軋。北京是五四運動的發祥地，自然比別處的爭執更甚。

聽說，北京大學有兩位名教授，一位原名胡適之，因提倡白話文，忌用「之」字，因將「之」字刪去，改名胡適。另一位姓黃，却一向單名一個適字，叫做黃適。（黃適早逝，故知者尙少）這位黃適先生，常在報上發表文章，攻擊舊禮教。

我們也常讀他的偉論，認爲是個勇敢的人。

不過我們對於這些事並不很關心，因為我要預備功課。一有空，就把頭埋進了書堆中去。

鄭翦依然來信糾纏

忽一天，接到了鄭翦的信，信是他自己寫的，不通和別字連篇不用說，他的話，尤其可恨。我把他的別字改正，得出了勉強可以看得懂的一封妙信。

「打聽了許久，方知你在陽高，俺很放心。你住過的家，俺不許別人僱用；東西都保存你原來的樣子。

「俺一直空着俺正夫人的位置等你回來，你如喜歡辦學校，俺出錢讓你去辦。你如做了俺的夫人，你要做什麼還不容易？俺出巡的時候，會去陽高看你。」

真是一派胡說。這狐狸，明知我恨他，却故意自作多情，使人誤以爲我並未吐棄他，真是太狡猾了。

我立刻去找趙志成，把信拿給他看。他用律師的眼光分析鄭翦之所以不肯放過我的原因，他說：

「感情是幌子，想利用你的筆，達成他功名上的野心是真的。這種蹂躪女權的多妻主義者也懂得感情，那是三歲孩子也不會相信的。大家都知道，他想當方面大員已不止一天了。上面因爲他不學無術，所以一直沒有提升他。他竟挖空心思誘騙你成爲他的太太，幫他出主意，做他的工具，真是無恥之尤者了。依我看，他可能還有第二步呢？或者從郵局寄包裹給你。在食物中藏一枚鑽戒之類，騙你收了的東西以

後，他就有話說了。」

「如有包裹寄來，我不拆就退回去。」我說，想到了贈劍的往事，不覺感到確有此種預防的必要。

「他可能拿東西托徐縣長轉交，倒也不可不注意。」趙志成沉思道。

「那我馬上去和徐太太說一聲。」

「說一聲也無不可。不過這些做官的人，你也不能過份相信。」

「一放暑假，我就到北京去。」

「也祇有這一個辦法了，自然，我站在陽高人的立場是不願你走的，且看事做事吧。」

我別了趙先生，立刻去見徐太太。我說：

「大姊！我的禍事到了！鄭鬚來了這樣的信。」

她看了信，往炕几上一摔道：

「這種風月場中的混子，說些甜言蜜語，還不是家常便飯。你千萬不能相信他的話才好！」

「我決不相信，我祇拜託大姊，請姊夫注意，萬一鄭鬚真的到陽高來，要拿東西託姊夫轉交我的話，

千萬不要代收，恐他有壞主意。」

「他如直接去找你呢？」徐太太想了一下說：「依我看這件事很嚴重，他現在對你已經抱着志在必得的心，倒要好好想個辦法才是。明天星期，你來吃飯，我們再商量吧，你姊夫也許有什麼好的意見。」

我謝別回校，孫友梅和陳、李兩位都在熱切地等待。問我徐太太對這事的看法怎樣？我把方才的談話複述了一遍。孫友梅以爲萬一鄭鬢子來到陽高，必然會來學校。他如看見了她們，就會想到是串通一氣。「幸而快要放暑假，你們叫傳達擋駕，說學校沒有人，他總不好直闖進來。我走的時候，一定爲你們安排。」正說着，李晉英道：

「有老師的信。」

我接過一看，正是方富英的，知道一定是通知我北大招生的日期。但拆開一看，頓時使我呆住了，原來又是個壞消息，她說：「北大這一屆不招女生，女高師也不招新生。」

真所謂禍不單行。我現在的處境，正合着古人的兩句話：「後有追兵，前無去路。」

陳如珍倒笑起來，「老師也想要太宰了，不升學，去北京教書，還不是一樣？」

我對她祇有苦笑，我說：「北京不比陽高，要資歷的。我資歷不夠，怎好去教書呢？連當家教也不容易。」

「這可怎麼辦呢？」

陌生人黃適的來信

幾個人正對坐發愁，李晉英忽然伸手向抽屜找了找說：

「老師還有一封信。」

筆迹很陌生，大約又是「願爲後盾」者的投書。我懶得看，把信向孫友梅一推道：

「你代我拆吧。」

「老師！是黃適的信。你看！」

「他來信給我作什麼？」我讀着信，這個疑問隨即得到解答。原來是他聽到北大的山西籍學生談起我打偶像的事，所以他想認識我。他說：

「你打倒了有形的偶像，你比我更勇敢！我正在和許多無形的偶像宣戰。我們既是打偶像的同志，應該做個朋友。」

孫友梅催我覆信，但我却隔了好幾天才覆他一封短信，原因是我見他的字寫得不好。雖然是個大學教授，却不能使人對他生出多少敬意來。要不是看過他報上的文章，已經有點印象的話，這種信，我是懶得覆的。

此時，我已得到徐大姊夫婦的支持。徐大姊安慰我：「你姊夫說，這是鄭鬚的私事，不是公事，縣長沒有替司令官辦私事的義務。你如怕他來找，你姊夫打算派你去別處考察教育，避開他就不完了。你又不曾犯法，他敢派兵來捉你去嗎？」大姊說這話，意在逗我笑。於是她笑，我也勉強笑了。

從此，我惟有一心一意盼望暑假快到，我可以避地他去。但每天又提心吊胆，深怕鄭鬚突然到學校來

此外，另有一件新的煩擾，便是黃適的來信，每天一封。文理不太好，叫人看了，不容易發生情緒上的共鳴。我把感想對孫友梅說了，她笑我迂執。她的看法是：「人家是法國留學生，通幾國語文的哲學博士，中文差一點有什麼關係？況且你和他通信，不過是爲了討論反抗舊禮教的事，又不是和他研究文學。」她的話也有道理，反正我不高興很可以不覆他。又有什麼可煩的呢？可是最近的一封却不能不覆了。他說放了暑假要到大同來游歷，希望我和他同去雲岡探奇。

這一下，我倒急了，我怎能到大同去呢？那不是自投羅網嗎？於是覆信給他，表示擋駕，并告訴他，我本想去北大升學，因知今年不招女生，可能到別處去考察教育，所以請他不要到陽高來。

過了兩天，黃適來信說：

「北大雖暫時不招女生，但最近成立研究所。國學門的主持人和我很熟，可以介紹。希望你寫一篇論文寄來，以便推薦。」

聽到這個消息，起初是有點不敢相信。再想他既是個大學教授，說話要負責任。國學方面的研究，我很淺薄。近年來，也祇對於辛稼軒的詞常常在讀。他有一闕「永遇樂」，其中有：「燈火揚州路」一句，一直爲研究辛詞的人聚訟的對象。依我的看法，「燈火」當是「烽火」之誤。宋室南渡後，揚州已是抗金的前線。二十四橋明月，也已黯淡無光。那有隔江商女，還在高唱後庭花的現象呢？如其說烽火連天，兵書旁午，倒還近似，也比較合理。就以此爲題材，寫了一篇研究心得寄去。

覆信說：論文已通過，希望我早點去，學校雖尚未開學，他可以帶我去大學圖書館蒐集資料，準備入學。他又說研究生是可以自由聽課的。主要在自己研究，將研究結果寫成報告，請導師改正就是了。

我想馬上辭職到北京去。孫友梅比我年長，也比我穩健。她勸我暫時不必辭職，請一個月假，去北京看看。萬一不好，可以回來。「學校，我們幫你照看。鄭鬚知你走了，他也不會到學校來的。我們都已接了一年的聘書，暑假願意留校，自然無人可以來干涉我們，你祇願放心前去就是。」

暑假到了，我的請假也已批准。黃適早已寄了照片來，約定在車站接我。

白墩懷古居庸攬勝

孫友梅很容易哭，送我上車時，她哭得很傷心，我也十分傷感。升學，本是件可喜的事，多感的我，却不作如是想，認為在前途等我的，依然是一個問號。要不是鄭鬚逼得太緊，我對於這位黃先生的好意是不會很快就接受的。因此雖說升學有望，却並無愉快的感覺，竟可以說很有一種英雄失路的悲哀呢。自己也不知是什麼緣故，祇因孫友梅已經如此傷心，我不能再說喪氣的話，增加她的刺激，祇好強作歡容，和趙太太兩人勸住了她們的表妹。

別矣陽高！我心上想，這一帶地方，在漢代還是匈奴的領域。有名的白墩之戰，就在陽高北城外靠東約有半里遠的地方。至今還留有一處不大的土堆，說是白墩的遺址。不久前，我和孫友梅曾去憑弔這個古

戰場的遺蹟。眞使人不能相信，這樣一點土堡，如何能守到七天七夜之久？也或者當年確是一處有軍事價值的戰壘，經過歲月的銷蝕，就成如此渺小的建築物了。也或者白墩另有其地，這裏祇是個前哨罷了。我非考古家，手邊也缺乏資料，無可求證。祇記得歷史上說過：「高帝困於平城。」李陵答蘇武書上說：「當此之時，猛將如雲，謀臣如雨，然猶七日不食，僅乃得免。」（註一）按平城是大同的古號。大同內城堅固完整，外城是土築的。我去的時候，外城已有點殘破了。大同爲山西省的北方門戶，一向係兵家必爭之地。可是歷史告訴我們，大同在漢代還沒有修築城垣，爲皇漢勢力所不及。而漢高身入重地，以至被困，可能大軍就在大同至陽高一線，與敵作戰失利，直待救兵到了，才得衝出重圍的吧？歷史本已不可盡信。而況又是年深月久，古戰場邊連「新鬼煩冤舊鬼哭」的聲音也早已聽不見了。我去研究這些陳年的往迹，又有什麼意義呢？祇因這地方的雄曠，使我流連不已。懷古之情，有揮之不去之概。

火車慢慢東去，我往北遙望，陰山餘脈橫躺在蒼天的懷抱裏，綿亙到不知何處方是他的止境。長城像一條帶子那樣，橫繫在青山的腰裏。太陽照着他們，發出紅紫青蒼等許多不同的顏色。

回憶我在陽高時，唯一的消遣便是偕女同事們登北壇望長城，和那廣漠無垠的原野中，一隊隊索駝的行列慢慢經過，駝鈴叮噠聲消失在天邊以後，我們也就與盡下壇回校了。

原來陽高祇有三座城門，沒有北門，却造了一座壇，壇上有一眞武廟，供奉眞武大帝，更少見的是這塑像不是朝南而是朝北的，與所有的廟制大異其趣。大約是爲了北方胡人太強，人力敵不過他們，所以要

請這木雕泥塑的真武帝，日夜披甲帶箭，用強弓硬弩去射住胡人，使他們不敢來犯吧？我找不到陽高縣志，不知道爲什麼堵塞北門的緣故。傳說從北壇下去，還有個地下城。可惜我沒有時間去探險，祇好一概存疑罷了。

這條京綏路的修築是很不容易的，因須經過八達嶺那樣的崇山峻嶽。移山既無可能，惟有鑿洞。工程師詹天佑，費了無數心血和高度的工程技術，纔把如此高深的山洞鑿通，完成了築路的使命。可是山勢甚陡，路的坡度又大。青龍橋，有一圓形的轉車場，須將車頭轉過來，改爲從後面推，方能把火車推上山去。否則光憑拖的力量，不但拖不上去，可能有滾落山坡的危險。因爲這個工程太艱鉅了。青龍橋車站上，有一詹天佑的銅像在那兒立着，讓他永遠欣賞他造福同胞的偉業，直到與天地終古。

附近就是八達嶺。長城到此，方顯出他的雄壯。我本想去登臨一番，無奈沒有同伴，祇好作罷。眼見許多外國人在那兒爬上爬下，拿着照相機到處拍照，看着真是羨慕。

過張家口，有許多人下車。從此可以到外蒙的庫倫，是商業的孔道。我對經商不感興趣，所以也沒有注意這兒的地理價值。

不久，南口到了，南口形勢的險要，是人人知道的，用不到我再來述說。它是可以當北平門戶而無愧的，假如南口一失，北平就無險可守了，雖然還有居庸關，這座關在萬山之中，頗有「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」的形勢。古代的武器，全恃刀槍箭戟，依賴地利尤甚於現代。而北平這個故都，已歷元、明、清三朝

，經之營之，不遺餘力。明朝以胡虜爲最大的敵人，國防工事之側重東、西兩處關隘，自是最適當的舉措。不過東邊的山海關，我那時還未去過。西北的防禦，在我這外行人看來，總算是相當完備的了。雖然龔定庵的「說居庸關」一文，還說有間道。也許到了清朝，以胡人入主中土，對於自己的老鄉親，便不再加以戒備，以致把明代的防禦工事，置而不修，遂有「大偷竊駝小偷羊」（見龔定庵「說居庸關」文。）的現象了吧？若撇開軍事意義而單就山勢論，這些關山確是最佳的風景，雄奇瑰麗的狀態，足以使人賞心悅目。那麼，我又何必一定要鑽牛角而爲古人擔憂呢？

註一：有人說，李陵答蘇武書是後人的僞作。業師余天遂先生以爲漢以後的士子，往往假托前古，借他人之酒杯，澆自己的塊壘。我少時還不十分相信，及長，方發現「答蘇武書」語多排偶，與兩漢之樸質不同，指爲僞作，當然是有原因的。但是不論文章出於誰氏之手，其所敘事實，當有所本。因引用如上。

由於黃適見了胡適

下午六點正，北京到了。

我剛剛走到車門口，就看見一個長尖臉一字眉頗具學者風度中年男子在月臺上出現。他問：「是褚小姐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我見此人面貌與照片中一樣，知道是黃教授無疑了，便放心地答應。並把行李票交給他，

同時也謝他來接我。

我沒有寄照片給他，所以他是第一次看到我。很認真地望了我一眼，隨即到行李房取出行李。說：「先到北京公寓放下東西再出來吃飯。」

我雖自覺已很懂事，但和一個初見面的前輩一同吃飯，總有點不太自然，這也是土包子怕陌生的心理。黃教授提醒我道：「一個打偶像的女戰士，不應該怕羞。」但他不說還好，這一說，我却更加置身無地了。連最急切想要打聽的北大研究所的事，也竟然張不開口來問。這會見的一幕，就在我的窘態中結束了。

我真自恨，何以膽小到像鄉下姑娘一樣，動輒臉紅，也許黃教授會懷疑我是冒充的咧！

果然，第二天，黃適來到，一見面就叫我寫張履歷，我猜他在對我的筆迹，是否假冒吧？

他看了我寫的字，笑道：「褚小姐的字很老練，人却這樣面嫩，你在山西是怎樣當校長的？」他的話說得很不客氣，我也有點不高興了。我回問：「如其黃教授在我的年紀，單獨一人出門，是否會不習慣？當校長與和陌生人會面，並不是一回事啊！」

後來我才知道，這位黃教授一向不善詞令，說話得罪人。所以在北大不甚得志。

「不談這個，我明天先帶你去見胡適，把你進研究所的事情確定了，再去借些書來看，先作一番準備吧。」

我謝了他的指教。約定次早八點，他來帶我。準八時，黃適來到，就和我一同到胡家去。

胡適之那時，正在提倡整理國故，並對古書做翻案文章。他看到我寫的那篇以「烽火」代「燈火」的讀書心得，曾大為贊賞說：「對國故自應該用科學方法整理，用懷疑的眼光去發掘問題，指出錯誤，才是正當的做法。」他一個人講了許多。末了，他希望我多寫些翻案文章，一矯古人盲從的陋習。他那時還不過三十多歲吧，非常健談。他有一個小女兒，常拿信件來給他。這女孩好像有點不良於行，是他夫婦的頭生孩子。那時，他的長子大約還沒有出生？他寫那首詩：「我不要兒子，兒子來了！」的時候，所指的正是那個女兒。後來，這女兒夭殤了，非常可惜。（此詩是胡夫人懷孕時，胡適所寫，當時未知男女，故稱兒子，因胡適主張「無後為大」，因有此作。）

辭出後，再到北大圖書館去借了點書，才回北京公寓。這公寓房間是我預先寫信托黃適代定的。北大學生宿舍，早被先來的住滿，許多學生大抵租住公寓。我，一個尚未入學的研究生，自然更沒有住宿舍的資格了。